

現代日本
小說選集

章克標譯

第一集

太平書局

現代日本
小說選集

編輯 佐藤

第一集

東京 昭和

章克標譯

現代日本小說選集

現代日本小說選集

編譯者 章 克 標

發行者 管 東 生

發行所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
太平書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印刷所

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
太平出版印刷公司
電話：六〇一七〇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

——三十六元——

目次

祕色·····	橫光利一·····	一
不開的門·····	丹羽文雄·····	三
往海洋去·····	葉山嘉樹·····	三
山師·····	中山義秀·····	四
大學生·····	林芙美子·····	九
在山峽裏·····	火野葦平·····	二三
枯木·····	舟橋聖一·····	四
解冰期·····	大瀧重直·····	二六
風車·····	壺井 榮·····	二七
幸運兒·····	荒木 巍·····	二五

鴿	窪川稻子	二五
蟋蟀	太宰治	二六七
冬初	芹澤光治良	二八一
日麗天和	宇野浩二	二九
冬街	上田廣	三二五

秘
色

横
光
利
一

原书空白页

經過名古屋時，天已破曉。通到山田的支路，在靠近海的山背，橙子已黃，有如花朵。矢代老人比妻柿乃先醒，洗了臉，啣着數島牌香煙，眺望伊勢地方的冬景。朝陽帶有的氣息，天氣像和暖的晨間，老人覺得很舒服。看着田裏已收割的稻根，在濃霜的畛畦之間，透出白濛濛的素氣，柿乃也從臥床上下來了。老人只看了妻一眼，不說甚麼話，他的故鄉雖然不是伊勢，但是離這裏不遠的近江，所以望見了山頂積雪鈴鹿，便抑制不住浮起了故鄉的種種回憶。但老人已經四十年沒有回鄉了。小時候貧窮的緣故，受盡財富親戚的侮辱欺凌，此種不快，終生不能忘懷，而眼前所浮現的山河的樣子，却與年俱增其眷念之情。

「那座山就是鈴鹿。是很高的山。你知道那個，山坡峻險鈴鹿在煙雲中的那個山歌嗎？」

矢代老人當柿乃從洗臉回來對他這樣講了，但仍舊不說出想回故鄉去一次的話。柿乃是上州的女子，對於旅行本來沒有興味，而且丈夫所不歡喜的故鄉，更加沒有想起去的意思。夫妻兩人現在來伊勢燒香，雖然可以說一面是有親近故鄉的歡喜，但也是爲鎮靜因女兒的長病所受苦惱的心情，才做這一次旅行的。但是老夫妻所感到頂爲難的，是孩子的每次有事必來勸告終止這個放債的生意，年紀一老，兩人對於孩子這種申訴，有點無法應付了。

矢代老人現在是東京市的市會議員，以前原是西菜館的大司務。西菜館主人每逢星期日常常邀集了數十個大司務出去遊蕩，這一種習慣，矢代老人的炯眼很銳敏看到了是菜館主人的手段，要大司務

耗費盡他們的積蓄，使各人永遠無法獨立。爲甚麼緣故？因爲當時西菜館的烹製法是密祕的，倘使到了外邊，自己開店，是他們頂恐怖的。矢代老人却不久即離開了，在別一條街上，獨立開了一家西菜館。以後他開了一處又一處，不知新開了幾多菜館，又趁好機會出盤，這樣積起了財產來。照這樣子改行爲放重利債生意之後，他的做法，也是和別人不同的。放債時所寫的借票，在老人是先想了借出不還時的措置，寫成自己的資產存放在他人處的形式，到了期滿不還時是可以以欺詐取財的條款起訴的，這一種雖是辣手的方法，但老人的意見，却更有心理上的深刻之處。

「這樣做了，借債的人要耽心，反而可以少煩勞警察的手，而了結。法律也做不到的，這是正義。此種正義，非放債的人不能辦到。」

老人對於店中夥友們，這樣說明。老人在娶妻柿乃時因爲帶來的嫁粧僅及聘金的半數，所以三年之間不行夫婦之禮，後來知道了這是女人的鄉里的習慣，矢代老人又到柿乃面前躬身謝罪，以後他愛柿乃的樣子頓然改變，十分親暱，而且也不接近柿乃以外的女人。但是近來矢代老人却不知爲甚麼而糊塗起來了。某宗教團體通融的貸款三萬元，交付出去之後，卻又來了一個真的取款人，這個老人是很容易受了騙，以前的炯眼日漸衰弱。在海岸的別墅養病的女兒，用盡種種方法，病勢也不減退。對於宗教的信心，却有日漸增進的樣子，不過市會議員是還不想辭職不幹的這樣一個老人。

在山田車站下車時，天氣還冷，呼吸見白氣，時光也還很早。老人同車站上的汽車面暈參拜的路

山，說是先外宮，再內宮，出來再去二見浦，看看鳥羽的海女，總共算車錢十圓吧。老人聽了汽車夫的話，先去外宮燒香了。因為已經近着年底了，參拜的人比較少，在停車處停車之後，下車踏在乾淨的淨沙上，在高高杉木之下，暫時沈默走着。

「真是好地方啊！」

柿乃這樣對老人說，爲耐不住樹林中刺膚的冷氣，緊縮了兩袖。像撒過水那樣的樹林，愈走去愈深處，腳底下的白砂，直沁到面上來。

「這個地方，真好真好呀！」

此次又是矢代老人受了感動說出來。

「一星星塵灰也沒有，掃掃地也不容易啊。」

「真個真個，這樹又多麼好——真了不起。」

老人忽地改變了思想的樣子，在樹林中跨大步前進，自己明白關於神宮寺廟的知道是一無所知，只能看看樹的美好，苔蘚的美好而已。

「啊，你看，那地方有鴛鴦啊。」

柿乃透過了樹間遙指池上浮遊的鴨子中間遊着的鴛鴦。老人向那個方向看看，又想起自己的老年，不覺自己好笑，就遺留柿乃在後面一人大步前行。

到了拜殿前面，老人把脫下來的外衣就放在地上，屈了雙膝跪在地上。頭像貼着地，長久長久禮拜着，又對神殿頂禮。這樣十分敬虔誠懇的樣子，正像在連續說我要行善事，請勿責我，我做正直行為，請勿罰我。柿乃也傍着老人，同樣跪着而恭敬禮拜。老人感到石子的冷氣從膝上傳來，像是所犯的罪洗淨的一種快感。因為寒冷而稍帶青色的面顏，當站起來時，端正的額下雙目又炯炯有光了，老人像遺忘了妻柿乃的事情暫時默然獨行。

走出了樹林，暖和的日光照下來，老人才像脫出了周圍莊嚴的壓迫而得解放回復柔和的面孔。汽車是等候着的，兩人從此處開到古市的市街那邊，行過凹凸不平的街道，並列着古老的屋宇，在車中的兩人，常被震動得跳起來相衝碰，這地方即是古市。由汽車夫的指示，老夫婦從車中探望油店阿紺的本來的家，可是看到外面像死人的筋骨那樣的瘦枯憔悴的灰色房屋，老人立刻失了興味，整了整獵虎領圍，命令車子開行，汽車夫像本地人樣子，很快活地說：

「夫妻同到伊勢來燒香，從前就說要夫婦分離的，那是因為男人迷戀了這裏古市的妓女，把女人遺忘在下面的旅館裏了。所有的錢都化光在妓女身上，不留一文，因之要回去也回不成。」

汽車夫是想慰旅行者的寂情而笑着說這話的，可是柿乃的面上突然蒙上了一層憂鬱的顏色，像很就心樣子。

「喂，這樣真的嗎，說要夫婦分離的話。」

像突然之間感到非常恐怖的面容而返問的柿乃，老人用一種輕描淡寫的笑聲，拭拂去他的憂愁。

「是到了分離也不妨的年齡了，現在我們有錢要化，也沒地方給我們去化。」

汽車夫代替柿乃又發出笑聲，車子轉了一個大灣，開上平坦廣寬的鋪裝路，加足了馬力向內宮方面疾馳，但柿乃顏面上不安的影子，並不消失。

老人夫婦在內宮前的茶店休息。老人在火爐旁飲茶的時候柿乃買了若干土產物品，等到身體暖和了，兩人又立起來，走進去穿過木頭的大鳥居。不知爲甚麼，來內宮參拜者一個還沒有。樹木尚未成林的廣闊大路上，僅有兩人步行着，老人心地更加爽颯，感到夫婦的可貴，周圍看不見一朵的花，平坦的草地上，隨處有梅樹，也有雞在。

「天氣是這樣好，閑人又一個也沒有，真是頂適當的好機會，到這裏來朝山進香，這日子像特別爲了我而設的。」

老人眺望四圍說着此話，走過了板橋。

「真個，真是不容易的，這裏有很好的地方。」

「不過一到了逼近年底邊，也許來的人反要多了。」

內宮的一帶，比之外宮莊嚴有些不同，總是有着一種餘裕悠然的心情，好像對於人間的罪惡也不欲加以責罰的一寬大的情懷，此種自然的景色，使得老人心滿意愜而欣欣然滿臉有笑容了，這時候有二

三十人從後面排着隊來，像是鄉間來的，地方消防團的青年們，追過了老人夫妻。都帶着學生帽那樣嵌二條紅線的帽子，穿着救火衣的緋色短衣排成隊伍作三列縱隊進行。老人讓他們上前，隨後走入杉木的樹林中。到了這地方，杉木的茂碩又比外宮更來得崇高。在不透一絲日光的茂盛葉叢之間，仰視巨榦參天的樹身，樹梢也看不見的樣子。從縱裂的條痕裂縫中間溢出來的赤色樹脂樹皮的連續行進，右方樹林中，忽然射出光明，是五十鈴川貫流過的地方，使道路寬大了。追過了老人夫婦看不見影蹤的消防團青年們，在用河水洗手，老人夫婦也混在一起淨了手。柿乃聽了消防團中人所說的話問詢老人：

「說這是五十鈴川啊，清麗的水啊！」

「是的，這是五十鈴川。」

老人經柿乃一問才注意到，告訴她之後，揩乾手站在石上眺望河的上流。河中有許多石子，日光照着半面，樹林像霞光一般延長到裏面，河水流在作灣曲而蜿蜒，有幾條起泡的淺灘，流到了下面停滯在一處，就在老人的腳下，河底石子的數目也是歷歷可數的樣子，老人對於這個清水恭而敬之地行禮。

夫婦摺好了手巾，要離開河畔時，解散的消防團一行再整列隊伍而向裏面去。這時矢代老人忽然發出驚愕的嘆聲，「呀」的一聲，直立而不動了。顏面充血染得緋紅而眼睛閃閃有光注視消防團號衣

背上的字樣而拉了柿乃的袖，急急前行。

「怎麼事啊，累得我吃了一嚇。」

柿乃被老人牽拉着，得到的回答是：

「那個消防隊是油日村的，你看背上的字樣，是我生地的村莊，早上去看看。」

忽然想去追上那消防團，老人加緊步伐急急走，柿乃也不想落後而跟上來。這個突然發現出來的事實，一種偶然的事實，現在老人只能當做是神力使然了。

「油日村啊，這個怎麼會的呢。」

老人用故鄉的口調說了話，一個人自語。追着了消防團之後，柿乃說：

「這樣說了，這些人的面貌都和你有些相像。」

再從橫邊去看一個個青年被日光晾黑的面孔。杉木更加粗大更加密集的重厚樹林之中，老人以獲得了無上的幸福的面貌，追過了消防團，再回身轉來，從前面注視着一個個的走近來的青年。青年們起初是很活潑的喧嘩着，走到了老人的面前，自然沈默肅靜了，走過了的人，却回過頭來忸然而笑。

老人看完了全部的面孔，當然認識的面孔一隻也不會有的。明知都是自己離開了故鄉之後才生下來孩子，但是想到了是在自己幼小時遊玩的山川的地方，他們現在每日寢食於斯，就感到這個消防號衣像是自己的幼小時的寢衣那樣子，十分可親熱了。

讓團體前面去了，老人夫婦再跟了上去，柿乃說：

「你是這樣歡喜，那麼決定回去一次如何？」

勸着老人。

「唔。」

矢代老人又像贊同又像不贊同的聲音。已經實行了捨棄鄉里的決心而到了現在，鄉里一邊恐怕也不會宥赦的，想至放重利債又不是好聽的生意，也就不想到青年的面前去露姓名了。那麼還是這樣子一聲不響地過去了，老人這樣想，頓然那個孤苦的情思又像影子一般在胸中湧現出來了。雖然如此，他仍不離開消防隊的後面，跨着快步跟定。走路中間老人記起了最後一次回到村中，死了的父親的說話，父親在臨死時，

「那麼你安心成佛吧。」

矢代老人在他耳邊說了，父親却睜大眼睛。

「說什麼屁話，你是不能成佛的。」

大聲罵他而氣絕了。

一次也沒有對別人說過的此種記憶，常常記起的父親的最後之說話，老人沒有比現在在故鄉青年們之前再感到心上像深之受刺的了。爲甚麼？我自己難道曾經做過一件惡事的嗎。做工作賺錢，而且

人家來請求才借給他們，這那裏是壞的呢？——雖然這樣想，可是無論如何，總像脫不去惡事氣息的樣子，這並不是單單因為在森森直立的杉林的端正中間的身上罪惡之故。老人像第一次達到了不可理解的東西，惘然走去，却就走到了盡頭，到了拜殿前面。

周圍像深山那樣的靜寂，僅僅可以看見緊閉的門扉和掛着「注連飾」的簡素之杉幹而已。老人夫妻脫了外衣，向着不可見的神殿而肅立。因為這地方狹小。自然擠成一塊，而卷入了消防團的隊伍中間去了。老人被迫近到肩口來的紺藍的氣息所薰，覺到胸口跳蕩，旋轉頭看看這個肩膀那個肩膀中間，這時

「立正！」

消防團長喊口令了。青年的動作突然停止，老人混在中間也自然取直立不動姿勢。

「敬禮！」

又跟了口令老人已同行最敬禮。

「稍息！」

隊伍再活動了散開了，老人也轉背向前，走上歸途，來的路上所有胸中的煩燥，像全吹散消除了。他回到一個人退去隊伍後面禮拜的柿乃身旁。

「啊，這是說不出的快樂啊。」